醋包子（一发完）

给我最爱的大宝贝 @سعد السعود

6k+速打现背（不太严谨，和正常的时间线有出入）

通篇贯彻一个主旨：甜。

OOC怪我，请勿上升。

//

罗渽民生气了。

起床时没有元气满满的冲大家喊早安，洗漱时对Jeno的招呼声充耳不闻，当做早餐的面包上面炼乳少得可怜，喝咖啡也没加仁俊买的糖块。

虽然没有明确的言语，但种种迹象都表明：罗渽民正在生气。

“渽民哥，帮我拿一下牛奶好吗？”

“你自己够不到吗？”

看吧，连朴志晟都失宠了。

太反常，罗渽民平时在宿舍可是出了名的善良暖心温柔好哥哥好竹马好弟弟好老公（误）……好男朋友。所以到底是什么让他从一大早起来心情就不顺，整个从温顺的小奶猫进化成怼天怼地炸毛狮子幼崽？李帝努作为罗渽民的资深竹马，一边咬着面包一边细心地观察罗渽民的种种举动，虽然看起来都挺正常的，但是怎么好像不管干什么都用了1.5倍力似的？尤其是在准备饭团的时候，其中一个都快被他捏到爆破身亡了。

“各位早安呀！”黄仁俊元气满满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李帝努目睹了罗渽民把盐错当成糖往牛奶里倒了一大勺的全过程。

哦，破案了，原来是黄仁俊干的。

“我的面包要两勺炼乳。”黄仁俊一屁股坐到李帝努身边，笑眯眯地冲罗渽民说，濡湿的头发还不停地往下滴着水。

李帝努连忙把半个屁股移到朴志晟的椅子上，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我可得离黄仁俊远一点”的气场。

“你干嘛啊？不挤吗？”黄仁俊一头雾水，伸手想把李帝努扯过来，没想到得到了对方强烈的反抗，“别别别，我这样坐着挺好的，志晟也不嫌挤，早上天儿凉，暖和。”李帝努笑得尴尬，黄仁俊实在弄不清楚他在干什么，用看神经病的目光盯着他上下打量，最后下结论，“脑子不好。”

但还是肚子饿大过对队友的关切之意，见罗渽民从听了自己的话之后就一直站在原地没动，黄仁俊疑惑地歪头，“娜娜？”

他叫娜娜是用中文发音，两个四声，nana。

罗渽民的身形小幅度抖了一下。

“加果酱吗？”他回过头问。

“苹果的吧。”黄仁俊说。

罗渽民打开苹果果酱瓶舀了一勺抹在面包上，又应黄仁俊的要求舀了两勺炼乳，全部抹匀之后他端着盘子坐到黄仁俊对面的空位，“少吃点糖，小心长蛀牙。”

黄仁俊接过，张大嘴巴咬了一口，“知道啦。”罗渽民最知道他的口味，酸酸甜甜的味道混合的很是恰当，黄仁俊舔舔嘴唇，满足地弯了眼睛。

等等，李帝努还在坚持不懈地进行人类观察活动，这两个人什么情况？黄仁俊神经大条像个二货所以意识不到罗渽民心情不好就算了，罗渽民怎么突然失忆？难道刚才他营造的“老子不爽”氛围通通是假的？难道惹了罗渽民的其实不是黄仁俊，是我？或者是朴志晟？

李帝努眼睛骨碌碌地转，在心里排查近期做过的种种事迹，没买牛奶，没偷吃零食，没抱仁俊，可以，自己是安全的。于是他把目标转到了在场的另外一人。

“志晟，你最近惹渽民生气了吗？”

朴志晟诧异地看他，“我很乖了好不好！”

虽然凭借以往的经验来看，朴志晟的话只能信一半，但是这话也未必不是真心话，最近回归，志晟又有综艺要上，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基本是倒头就睡，根本没有胡闹的精力。

那么到底会是谁？李帝努再次陷入了迷茫。

“不过渽民哥从昨天开始心情就不是很好。”趁着剩余两人不注意期间，朴志晟小声开启了话头。

李帝努用眼神表达洗耳恭听。

“好像是昨天仁俊和渽民哥的录的那个问答，仁俊提到了马克哥，渽民哥就有点生气了。”

原来如此！李帝努恍然大悟，“所以渽民可能是吃醋了？”

“差不多是，而且仁俊肯定没发现渽民哥生气了，要不他还能傻乎乎的和他搭话么。”朴志晟委屈地扁着嘴，“渽民哥也真是的，有气都不找仁俊撒，就伤害我们这种无辜群众。”

李帝努不禁拍手称赞，他觉得朴志晟总结的很到位，但拍着拍着又突然发现好像有哪里不对，收起赞赏，李帝努严厉地看向朴志晟，“志晟，你怎么又不给仁俊用敬语？”

“这他妈是重点吗！”

可是罗渽民的气还没有消。

他笑起来如沐春风，板起脸来却又是另一番风景，嘴角微微下坠，眼神里都带着冰碴。李帝努上车之前和朴志晟对视了一眼，然后十分默契地把罗渽民身边的座位留给了黄仁俊。反正罗渽民双标严重，把他自己气死了也不会往黄仁俊身上撒半分，有此等逃命的好机会，不用才是傻子。

黄仁俊平时看起来又精又灵的，但在某些方面真的迟钝的可以，至少从早上到现在，他还没有发现罗渽民已经快把肺给气炸了这件事。

“一会儿下车给马克哥买瓶水，他刚给我发了消息。”

甚至还十分勇敢的往枪口上撞。

李帝努快要崩溃，坐在后座挤眉又弄眼，每一条细小的笑纹都在大吼：黄仁俊你可快闭嘴吧！

“哼。”罗渽民终于忍不住，从鼻腔里冷哼了一声。

黄仁俊再次疑惑，“怎么了？”

李帝努想给黄仁俊磕头了，这位祖宗求求你别问了，你难道感觉不到车里的温度已经快冻死人了吗？你不怕死我还惜命呢，你们两口子吵架能不能别波及我们这些幼小可怜且无助的普通同事啊！

罗渽民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开启嘴炮技能发表意见，朴志晟坐在后座突然大喊了一声：“哇渽民哥你快看外面是什么！是我们的mv诶！”

好样的志晟！李帝努不禁手动点赞。

但罗渽民的脸色在往窗外望去的一瞬间又黑了几分，李帝努立刻转头去看，李马克的帅气脸庞正在大屏幕上闪闪发光。

“哇，真的是诶。”黄仁俊发出一声惊叹，“马克哥好酷。”

听见了吗？玻璃般澄澈的少男心碎一地的声音？黄仁俊，你真行。李帝努默默地为自己的官方竹马抹了一把辛酸泪。

黄仁俊的确没有发现罗渽民此刻正在生气，他从迈进练习室的那刻就凑到了李马克的身边，故意把手里的冰水往李马克脖子上放，得到对方应激反应之后又和对方咯咯地笑成一团。

虽然黄仁俊和李马克关系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平时看着大家也会哈哈一笑，但是今天多了一个限定条件——罗渽民正在为了黄仁俊对李马克的过度关心而吃醋。这就显得他此刻的举动异常刺眼了。

练习室的气氛顿时微妙起来，不明真相的李东赫和钟辰乐对视一眼，随后分别凑到了李帝努和朴志晟的身边求解释。

李东赫：“给哥讲讲什么情况？”

李帝努皱眉，“我才是哥好不好！”

“别废话，快点。”李东赫催促道。

“仁俊和马克哥关系太好，渽民吃醋了。”

“我就知道，昨天我就看出来不对劲了。”李东赫眉飞色舞的说，“黄仁俊那个二货昨天还问我渽民是不是生气了，我告诉他不是。”

“你为什么告诉他不是！！”李帝努愤怒地问。

“看热闹不嫌事大啊。”李东赫理所当然地说。

倒也不是很能反驳，李帝努在心中扶额。无奈间他又听到了隔壁忙内组的对话。

钟辰乐：“所以渽民哥是真的生气了？！”

朴志晟：“成年人的世界太复杂了，不适合我们参与，咱们还是看戏吧。”

李帝努觉得自己可以出本书，书名叫《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戏迷队友们》，这都什么什么和什么，请问这个组合还拥有除了我以外的正常人吗！余光里瞄到了罗渽民把眼白翻到天上去的大白眼，又看了一眼“打情骂俏”的大哥二哥双人组，李帝努欲哭无泪——神呐，活着太难了，一巴掌劈死我吧！

由于黄仁俊一次又一次不知死活的马克迷弟模式，直到中午练习结束，罗渽民还是没有结束生气。甚至战火终于升级，从最开始对除了黄仁俊以外其他人的无差别攻击直接转变成了包括黄仁俊在内都被他冒出的火气燎掉一层皮的热烈。

“渽民，中午要吃什么？”黄仁俊拿起毛巾把额头的汗珠擦掉，喘着粗气问。

“……”罗渽民没理他，仰头喝着水，大滴汗珠从下巴开始滑过纤长的脖颈，在涌动的喉结停顿一秒，然后和剩下的汗珠揉杂成一颗更大的，滑进了衣领里。

黄仁俊看着，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

“订炸鸡？”他清清嗓子，又问。

“……”罗渽民还是没理他。

“怎么了？不舒服吗？”黄仁俊见罗渽民脸色不太好，担忧地走到他身边，伸出一只手捂上罗渽民的额头，“是生病了吗？”

大量的练习导致两人的皮肤都发热，相接之处传来湿漉漉的灼烧感，罗渽民觉得不舒服，从昨天开始就积压的火突然一溜烟儿的冒了出来，后退一步打开黄仁俊试探的手，冷冷道：“别碰我。”

本来吵闹的练习室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两个身上，也许是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黄仁俊被挥开的手孤单的立在空中，脸上还带着几分措手不及的错愕。

而罗渽民却像是终于被点燃了引线，炮仗一样噼里啪啦的炸开了花，“我什么也不想吃，你让马克哥陪你吃吧，反正他吃什么你都会喜欢。”

莫名其妙被点名的李马克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诶，渽民！”李帝努站起身试图阻止罗渽民散发怒意的行为。

“你又在说什么？这和马克哥有什么关系？”黄仁俊被这样乱怼一通，也觉得有点上火，“好心好意找你吃饭，你怎么像吃了枪药一样！”

“是啊我只喜欢吃枪药，我吃枪药就吃的很饱，所以以后你也别找我吃饭了！”

“你到底发什么神经啊！”

“喂，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眼看着这两个人的幼稚吵架已经快晋级为人身攻击了，李帝努连忙走到两人之间把他们隔开，“一会儿还要练习，被经纪人哥看见了怎么办，是想挨骂吗？”

罗渽民的理智回归的比黄仁俊要快，听见李帝努这么说之后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两下，随后便恢复了平静，眼神又恢复了平日的波澜不惊，只是在望向黄仁俊的时候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水光，他没再说话，也没再看黄仁俊，迈开脚步往前走着，直直的和黄仁俊擦身而过。

黄仁俊被他轻柔的力道撞的差点站不稳，他站在那反应了好一会儿才勉强保持平衡，脸色倏的变的苍白，他看到了，罗渽民眼里一闪即逝的失望。

李帝努看着罗渽民走远的背影，又看了黄仁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的侧脸，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因为朴志晟还有节目要录，今天的练习比平时结束的更早一些，罗渽民和黄仁俊从那次小争吵之后就再也没和对方说过话，坐在车上回宿舍的一路上也都独自生着闷气，像是要竞选谁的脸色更难看一样互不相让。经纪人意识到他们状态的诡异，问了几句发现没人理他也只好作罢，只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弱弱地叮嘱了一句“你们要好好相处，不要吵架。”结果当然也是被无视。

世界上还有比带孩子更难的事吗！欲哭无泪的经纪人仰天长啸。

进了宿舍罗渽民和黄仁俊就分别把自己关进房间里，李帝努站在客厅与坐在沙发上喝咖啡一脸茫然的金廷祐对视一眼。

“……他俩这是怎么了？”金廷祐无辜地问。

李帝努呵呵一笑，“谁知道，可能大姨父来了吧。”

“李帝努，你进来！”黄仁俊怒气冲冲地打开门吼了一嗓子。

看来真是气的不轻，都喊上全名了。老子这是做的什么孽，这辈子怎么就碰上这二位主了，李帝努在心里流泪，朝金廷祐微微一笑，往黄仁俊房间的方向走去，眼里的绝望把金廷祐吓得一哆嗦。“唉你……”金廷祐的喉结紧张地滚动了一下，李帝努闻声回头，脸上写了四个大字：视死如归。金廷祐沉默了，半晌抬起头，似是鼓励又像安慰，“早去早回！”

连哥哥也不正经，李帝努太想哭了。

黄仁俊的房间没开灯，夕阳的余晖照进来，金黄色夹杂着火红，把黄仁俊缩在床上的身影照的小小的，有点可怜。

李帝努盯着看了一会儿，轻轻叹了一口气，走到他床边坐下，“说吧，想问什么？”

“罗渽民他疯了吧！”黄仁俊抬起头，眼里还闪着几分不可思议，“他到底怎么回事！”

“这该问你自己吧。”李帝努无奈地揉揉太阳穴，“你不会真的没看出来他从昨天开始心情就不怎么好吧？”

“可是他心情不好就是因为马克哥？他至于嘛！”

“我有的时候真的不你明白你到底是聪明还是傻。”李帝努看着黄仁俊，皱眉道，“他吃醋了你看不出来吗？”

“可是我和马克哥又不是一天两天关系好了，他干嘛要那么当真，他和马克哥又不一样……”

“他知道吗？”李帝努问。

“什么？”

“你说渽民和马克哥不一样，渽民知道吗？”

黄仁俊呆呆地眨着眼睛，夕阳比刚刚又降下去几公分，李帝努的脸逐渐隐藏进黑暗中，让人看不真切他的表情，“好像……不知道。”黄仁俊顿了顿，小声道。

“问题就在这里。”李帝努说，“其实这话由我来说不太好，但是仁俊，你也知道，渽民一直都是一个安全感缺失的人，如果你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告诉他，他就摸不清你的想法了，同时他也无法确定，你是否在喜欢他。”说到这，李帝努停了一下，在确定黄仁俊被他这段话抓住吸引力之后才继续开口，“有时候光是感受的话，容易走偏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黄仁俊伸出食指轻轻抠着手边的床单。

“不如把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他。”李帝努说。

这边李帝努开启知心哥哥模式开导为情所困的黄仁俊，那边同样为情所困却无人开导的罗渽民可怜兮兮的独自趴在床上生着闷气。

他并不知道李帝努正在怎样给黄仁俊形容自己，但如果他听到了的话，他一定会感慨一句李帝努真是太了解自己了。

他确实安全感缺失，腰伤的那一年的修养带给他的是大片的空白，与曾经朝夕相处的队友的空白，与一直支持他的粉丝的空白，还有和黄仁俊的空白。这些都使他对未来的日子产生无数迷茫与恐惧，它们就如同一盘散沙，太过用力的去抓就会从指缝飞快溜走，因此他只能小心翼翼的去捧着，因为过于珍惜，所以最害怕会失去。

人生最昏暗的那段日子是黄仁俊带给他希望，那时他感受不到前方是否有可以行进的道路，是黄仁俊主动朝他伸出了手，那个人带着明媚的笑容，像是冲破乌云的一抹阳光，曾经有无数想要放弃的夜晚，都是黄仁俊的笑容带给他坚持下去的力量，被腰伤折磨到精疲力尽，是抱着对和黄仁俊再次重逢的期待才咬牙坚持住。

对他而言黄仁俊是温柔的力量，是没有锋芒的玫瑰，露水都偏爱他，滴滴落在他火红的花瓣，把他馥郁的芬芳折射，一寸一寸地萦绕在罗渽民的心尖。

太爱他。

因为太爱，所以更加害怕失去。黄仁俊并非不愿意表达爱意的人，他对谁都很好，对谁都温柔，他太温柔了，温柔化成了刀，一点点刺在罗渽民身上。罗渽民并不知道自己居然爱他爱到了这种程度，甚至从他嘴里听到别人的名字都觉得难以忍受，他恨这样的自己，更恨温柔的黄仁俊，他太多情了，他从来不懂得收敛自己的迷人。

隔壁传来了开门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异常刺耳，罗渽民听着门外传来的脚步声，他真的太喜欢黄仁俊了，他甚至都能根据模糊不清的脚步声分辨出哪一个是他。

门被推开，黄仁俊逆光而立，罗渽民被门外的光晃的睁不开眼，半晌，他听到黄仁俊怒吼：“罗渽民，出来打架！”

李帝努在门外把喝进去的水喷了一地。

当然黄仁俊并没有和罗渽民打架，他只是扯着罗渽民的胳膊，把他拽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啪的一声摔上门，把李帝努和金廷祐此起彼伏的“你们冷静啊”隔绝在门外。

屋里没有开灯，但是有两个小盒子装的香烛，玫瑰味儿的，是罗渽民和黄仁俊一起买的，像极了黄仁俊身上的味道。

纤小的火苗燃烧的不太安稳，跳动着把影子拉长出一个黑影映在墙上，罗渽民借着微小的火光和黄仁俊对视。暖黄的光芒下黄仁俊好看的不真实，纤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打下一片阴影。

罗渽民就着昏黄的火光，头一次仔仔细细的观察黄仁俊。他好像比以前高一点了，但是罗渽民也长高了，所以看不出太大的区别，还是那么瘦，一只手就能圈住的纤细手腕，突出的喉结，说话时会传来微微的颤动，细细痒痒的。

罗渽民眼睛发酸，他突然发现自己此前的那点怒火，在看到黄仁俊的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总是点着蜡烛聊天吗？”黄仁俊开口，声音还是一样温柔。

“记得。”罗渽民点头。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看又聪明的人呢，朋友也多，大家都很喜欢你，像你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能只喜欢我就好了。”

“仁俊……”

“等下，听我说完。”黄仁俊伸手轻轻捂住了罗渽民的嘴，“你不知道当时你说你喜欢我，我有多激动，我拉着思成哥傻乐了整整一天，并且从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在计划我们的未来，我开始期待我们即将一起度过的的日子，只要提起罗渽民三个字就开心得不得了，想到都会笑出声，罗渽民，我那么喜欢你，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对你的喜欢？”

“可是你也很喜欢马克哥……你也很喜欢jeno，很喜欢辰乐，喜欢东赫，喜欢思成哥，喜欢志晟……”罗渽民小声地说着，不知道是不是黑暗气氛的渲染，罗渽民突然觉得异常委屈，“你喜欢那么多人，你太多情了。”

“可是我最喜欢你啊。”黄仁俊着急的把住罗渽民的肩膀，“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见过我会因为他们送我一块糖就开心到想哭吗！”

“……你因为我给你一块糖就想哭？”罗渽民眼里燃着隐隐期待。

黄仁俊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他意识到自己不小心说的多了，怎么可以把练习生的时候从罗渽民那里得到一块糖就想哭这样的囧事说出来呢，以后会被他笑死的！

“我……你把刚刚那句话忘掉，反正，反正，反正你就是和他们不一样啦。”黄仁俊脸上还挂着未消散的红晕，“我喜欢你，最喜欢你。”

他的话没能说完，罗渽民已经欺身吻上了他的唇，但又不能真的算是吻，他只轻轻啄了黄仁俊的嘴唇一口，然后就像是触电一样迅速分开。

屋内一时之间只能听到他们两个的心跳，叮叮哐哐，狂乱的，强烈的。

什么啊，黄仁俊紧紧捏着衣角，很快掌心浸出的汗水就把那块布料浸湿，搞什么，这就算接吻了吗？他抬起头盯着罗渽民温柔的正脸，温黄的火光下把他坚毅的棱角柔化，即使光并未把他的脸全部照清也没影响他的帅气，反而还给那份美好里填上了几分浅尝辄止的疏离，让人欲罢不能。

“你怎么……这个角度也这么好看啊。”黄仁俊小声地感慨。

“是嘛？比马克哥好看？”罗渽民问。

“你能不能别像个小孩一样幼稚啊！”黄仁俊觉得无奈。

“没办法，我本来就是小孩，我才刚成年一个月。”罗渽民耸耸肩，道。

黄仁俊翻着白眼，像是还想说些什么，但他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因为罗渽民已经再一次吻上了他的唇，这一次比刚刚要用心一些，却还是毫无章法，嘴唇厮磨，呼吸紊乱，接完一个吻几乎让两个人都喘不过气。

连接吻都幼稚。但黄仁俊仍然不想与他分开，他主动伸出手勾住了罗渽民的脖子，凭着毫无经验的攻势，深情地吻着罗渽民的唇。

好爱他，爱他的孩子气，爱他占有欲作祟的无理取闹，爱他打翻醋坛子的无差别攻击。黄仁俊想对罗渽民吼，说你看，还有谁能比我更爱你，我连你的缺点都爱的那么深刻。

幼稚鬼，小气王，醋包子，可是我最喜欢你了。

END.